

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-得獎作品：天浴

嚴歌苓

採訪撰稿：趙美倫 時間：1999/05

旅美大陸女作家~嚴歌苓，近年來的作品在台灣文壇大放異采，繼「少女小漁」與張艾嘉合作有佳譽後，再一次將作品「天浴」改編成電影劇本，更上層樓的摘下第三十五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的桂冠。

「天浴」是嚴歌苓與陳沖首次合作的電影，金片是由一群娘子軍，離鄉背景到空氣稀薄的青康藏高原拍攝而成的。整部戲架構簡潔有力，對白煉，在本屆金馬獎中一口氣抱走導演、編劇、作曲、男女主角等多項大獎，也為她們籌拍的第二部戲「扶桑」打響了頭陣。

在家鄉沒有舞台

「天浴」這部戲沒有大陸市場；且出資者來自海外華人，全片著海外市場，為讓海外朋友看得下去；精減對白的拍攝全片著眼海外市場，為讓海外朋友看得下去；精減對白的拍攝共是十分必要的，在考量精減對白有失去透析作品之虞，因此嘗試大量運用場景意象、肢體語言來豐富表演。嚴歌苓表示，這齣戲的拍攝手法爭取較好的生存機是人類普遍存有的慾望，大陸官方若細看，應能發現「天浴」在本土上映，或許就能意識到故事的健康性。以目前情勢看來，大陸官方放行的機會，雖微乎其微（此盍由「天浴」在擁抱金馬大獎的同時，導演陳沖收到大陸官方的禁足令看出），但我們仍然寄望大陸官方的解禁，雖說導演陳沖在接下來的這一年裡，會在美國忙著籌拍「扶桑」事宜，而無暇前往大陸，但被禁止踏上家鄉故土，總是個遺憾！

出身人文豐沛的家庭

嚴歌苓的祖父放過洋，父親是位藝文工作者，亦是她在古典文學上的當代啟蒙者。至於現代文學，她則受魯迅沈從文、張愛玲這些作家的影響及啟發（至今她對魯迅本身習醫，但仍深為喜愛）。

嚴歌苓的母親從事戲劇表演，嚴歌苓亦成長於歌舞團，與台表演齊源極深，與戲劇結緣就極早；她最早先編劇，後才散文、短篇一路發展下來，在藝文創作的這個領域裡，浸淫了大半輩子。

無悔的藝文創作

她強調自己是專一的人，對藝文創作有股狂赤，閒暇時多讀書自娛，涉獵廣泛，並以為這個世界所有佳作，皆是她精神糧食的主要來源，除八卦雜誌外，她是無所不讀的。她的有學創作大離人性的刻畫，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熟悉人性，再方面也是自己樂於浸淫、嘗試，若可能，她還希望嘗試去寫一些歷史的東西。因為歷史是民族精神的結晶，裡面涵養豐富，身處歷史長河，可盡青泓泳。她期望由不同角度，去為歷史重新發聲，再造歷史新景。大陸歷史劇方興未艾，作家二月河（凌解放）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系列作品，因此得到極大的回響，二月河對歷史不僅考證詳實，連邏輯推演都十分綿密，極成功的再造歷史觀點。嚴歌苓對歷史演繹方式，是照搬正統由朝向野高高的往下看；抑或觀角陡變，反

由下野月旦當朝，一改官方說法的刻板印象，讓讀者耳目一新呢？嚴歌苓謙稱考證工程耗大，非能力所及，而翻案的困難度高，但抓影子作文章的分寸拿捏又費思量，因此須俟再深思後，才能決定在歷史文學創作上的紀實或虛構所採的比例高低。

看港台電影

關於電影，嚴歌苓認為香洪的電影節焰快、東西多，但快到流常更多的東西，致意象雖豐，卻捕捉不易，而台灣主流電影的步調卻又太慢了，她以為不疾不徐的步調是較理想的。嚴歌苓也希望大陸方面，不再視藝文創作為宣傳工具，並加緊腳步開放創作空間，將創作權力交還創作者，使好作品源源不斷的創出。

精神與西藏同在

嚴歌苓在歌舞團時，每年都會下放西藏，在當地住上一陣子，對當地的風土民情、放牧生活極為熟悉，她特愛西藏人的善良、友好與敦厚，這或許是她在地域情感上獨厚西藏的主因，至今她每年仍要回西藏小住三個月，沾染大草原的氣息！將戲名取為「天浴」，是指萬物均受天地涵養、造化，她觀文學為生命的平面記錄，而電影就是生命片段的立體呈現，她選擇西藏這個地方來面對人類生死課題來作歷史呈現，意義不凡。

「天浴」這齣戲

「天浴」劇中的天色、雪景、大河灣、草原上的花，都讓我深深著迷，看完這齣戲時，對著夜幕久久無語，幽黯天空上，一顆星星也沒有，彷彿真要飄下雪來了。嚼著早不辨滋味的茶葉渣，心中五味雜陳，浩嘆不已，若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，倒不如說是絕對私心常導致絕對腐化，因為戲中的人並不是人人握有權力，但私慾的氾濫卻平常的很，我想起之前看了騰格爾主演、主唱的那部「愛在草原的天空」，心中也是感觸萬端，希望大家都來看看這些好戲，看看人性多重面向，看看不同的天與地。看完「天浴」這齣戲，我不禁要捫心自問，人類從五千年的歷史教訓中學會了什麼，好的、壞的觀念是在一個什麼背景下根深柢固的，打破觀念，平靜的面對死亡是不是真有一種解脫的快感，而藏教、佛教、道教在生死上的轉世、輪迴、羽化是如何達成共識而萬流歸宗的，戲中靈性的歸屬，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種，藝術的結晶的濫觴，我很難將它與政治角力作濕聯想。

去國九年

嚴歌苓初抵美國時，與大多數的華人遭遇相同，一直處在美國社會的邊緣，有嚴重的失落感，當時華人在各方面，都還沒有打入美國社會的核心成為主流，即使有心對美國社會付出，也無從投入，而這似乎是移民社會的通則（當不悖民心）。九年後，華人竟能在同一片土地上開花結果有了一點成就；在辛勤耕耘後，現已足與洋人一爭高下。近來舉凡政治、資訊、自然科學等方面的人才輩出，與第一代移民華裔不可同日而語，想來唏噓不已。能在不同文不同種的西方社會裡漸有一席之地，有種活了過來的感覺。

五代移民後開枝散葉，所有的努力似乎直到今天才有了一點點回收。基於這點，嚴歌苓下一部和陳沖合作的「扶桑」，所要談的就是華人移民社會的事，她預計這種移民文化，在未來的中華歷史將占很大的比重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景

觀，非常值得記述與探討。她以為在美國西部淘金的拓墾時期或加拿大修築鐵路的開墾時期，若少了唐山大兄的參與，今天的北美肯定失色許多，因此她要記述這個移民社會的昨天、今天，並探討移民文化的明天。